

樓攻媿文集

十六卷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論實用空言

任勅令所刪定官輪對



臣聞善為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為空言而
行可底績者乃所以為實用號為實用而行之無益
者適足以為空言此不可不察也 陛下即位以來
大開言路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
空言而務求其切於實用者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
而言者不思爭為實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
往已陳而厭聞於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

方圓而言利不已法令已繁已變更日增凡此皆號
為實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
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為圖冊形數以美觀覽
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矣孟子陳堯舜之道以
為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陳於搶攘日不暇給之
時未嘗不本於仁義堂堂本朝 陛下聰明英睿隆
寬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經據古訂謨遠猶徒籍
細故以為實用而售其迎合之術臣竊惑唐太宗求
治之初魏證仁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為空言封德彝
法律之說自今觀之是為實用然太宗斷然行魏證
之言而成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費米斗三錢

幾至刑措蚩夷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彝見之
然則孰為實用孰為空言也臣誠不佞瞻望清光之
初誠不忍目棄所學摺據細故以幸於施用且深懼
六經致治之成法寔為空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
惟 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聞為言李沆之相真宗
每奏不美之事此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因以垂教
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諂士日進佞說
而直者亦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
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明主之

所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特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以著為定令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詳因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春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成予或奪著為成法則事出於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 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都俞吁喘出於心而應於口行於身而形於言是所謂有

得必有言者也陛下臨御以來言之聞於外者天下誦而歌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既而蒙思兼職玉牒始見記注所載仰而嘆曰陛下之言隨事而應是皆出於心行於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質之六經而暗合考諸三王而不謬備在編簡不一而是臣不能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陛下嘗語臣下曰聲色之嘗略以經意至於宝貝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不好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陛下曰人君聽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為罪

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奉陸贄之言曰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
至黃皓事 陛下曰人主於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
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統沮張華
事 陛下曰小人之諂君子其浸潤膏受委曲如此
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
旨今入內侍省權免進子 陛下曰 祖宗以來
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
居無事猶可漢唐之事是以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
降親札付張浚王彥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
乞並直付通進司投入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

此六條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事
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 陛下
於從容答問之間形之於言可以大書於方策可以
為法於後世矜歎盛哉故斥聲色異物之奉容人臣
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內侍之進子禁兵官之
依託皆 陛下躬行之實心術之妙宜其不做潤色
而發於外者如此其巍然也臣昧死不勝惓惓惟望
陛下持以誠守之以日久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
之大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證謂不及於正
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花園未嘗
興作禁禦遊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
祭校之崇節府庫之闢官寺之徙不肯輕用民力蓋
聖意深知土木之工實為官私之蠹故節費者事以
出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來工役相繼亦間有不急
而可以緩為之者工役之興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
強買之惧事未作者有苛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
毀撤之驚啟基址則連甍夫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
易悉數或曰是役於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
於贏貲而不闕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
歛之擾勞皆予有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皆不究夫

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於財乎贏貲之用不
出於民乎給有市直徒有其名予以賞典不及于下
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無事於此也
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當如漢之文帝善於用言者
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
惜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產一臺之費可資千家
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儉也以
王府之責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之言深切似
過太宗時以為之一聞四言歎其傷民亟命毀去言
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為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
貧益甚下戶之產不值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

不危飢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為資身之策一役之
具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可為幾家之產州縣之間一
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號
呼塞耳錙珠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具費以千萬計
者不知出於幾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姚坦
之言為甚切 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
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猶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
事力尤非 文帝 太宗之時之此則愛惜浮費當
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
急遠追文帝之美近發 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
之言則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

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於此臣狂愚妄論
惟 陛下赦之

論六曹去司

臣仰惟 陛下留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
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
選分雖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厘之
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
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二即官年除
歲迂難以必其通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
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
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為術業然後

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
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即不供檢條法乞將
掌法案改為檢法案內手分並於本部人吏內選差
按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
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听委法司鋪叙條格然後長
二據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
吏額往往將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
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迂補既非
素習又非迂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
閱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
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敕司詳攷紹興元年旨揮專置

法司厚其廩給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迂補使
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
至意如蒙聖慈以為可行六部亦乞依吏部處分
或恐重於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
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
之吏使之專意於此長二郎官提綱於上法司守職
於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平矣

論治道 任宗止等主簿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可以
自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用者人主
天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備道全美百行衆善無一

毫之慚長慮却顧萬機庶務無一事之失然後足以
禦四海而圖治功繇漢以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過
數年而怠 陛下以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
兢畏踰於初載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尚何俟於微臣
之言獨惟人臣之事君非不皆好為諛悅蓋其心每
期君於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尽以期
人主為善之心問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之事惟
見其全之尽知也人之一身無有無受病之處天下
之大無有無蠹弊之原善養生者不以無病而廢調
攝善為國者不以無事而緩戒懼然後為得也漢唐
賢君無非可傳之列如高祖之好謀能听文帝之以

德化民武帝之雄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
身濟大業明帝之函狂必達唐太宗之亂除致治明
皇之厲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
建功立事措天下於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民
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見其不
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儆戒無虞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諛夫與
與故儆戒兢兢業在堯舜為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
湯之所無而聖帝明王奉其不必與其所無者日以
自勉蓋不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

不及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
夷狄未賓紀綱雖奉而萬目尚踈敦厲士風而庶恥
不振博節國用而公私俱費比歲豐登而民力且困
重以歲旱尤難支吾 陛下日昃視朝廣求民瘼無
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勝方人責難於君恥不及
堯舜之意欲望 陛下遠稽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
取者必思兼備於今日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
如湯之六事皆今之所無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
德日日新又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
物以是而求所欲為者無不齊矣臣不勝惓惓愛君
之心妄進芻蕘之言惟 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 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孳孳萬機與利
除害誠不惟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然凡天下之事君
相講求於上士夫獻納於下大綱小紀略已周備而
事之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
常考求其故蓋朝廷議之既熟成命一頒則謂事已
施行下之人奉承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其
文告于上方其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
注亦曰某日行某事其實事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
事緒徒繁奉行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
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等計見效未能甚

稱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小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即罷行若事涉大休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計者是非磨次歲月不見其成且如屯田為富國之本水利為農事之要陛下最所留意施行不亦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其行之終無益或利害微末而不足行者悉從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月日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期以時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者皆有端緒陛下聽納之

勤圖回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睹矣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孝者日衆士夫歎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而為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無接鮮能自拔於稠人中以求用於時差又有限貢不可多得惟恃嶽廟以糊其口州縣又以官價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

人歷歲寔久員多缺少已不危待次之窘近降旨揮
頓減員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乞宗室之類
徽廟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立見誠可矜憫
如此則有官者返不若無官人孤遺請給之優
陛下富有四海豈肯於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
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况夫礼義生於富足一有
失所則沉蕩為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
愛之也臣愚欲望慈深軫磐之宗及復徽廟員缺度
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
幸甚倘或聖意猶為以冗則乞明降旨揮於前來所
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寬目下

艱窘之狀不為小補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濶遠風濤可畏
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
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冒利相載以行弭權
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率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
泅獲免是時留守司轉運司措置官造巨艦舟之受
人各有定數立旗賣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入為篙
梢及補葺之費自此往來安濟所利甚博成規具在
可舉而行中間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
成規亦不復遵守人蓄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

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嘆良愚欲望聖慈行下兩
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堅壯悉奉元立約束以濟
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易而人之受實惠者不知
其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李道朋黨 任宗正丞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於細微明者察之昧者忽焉
不惟忽之復為察之為過迨其既成又已無及此天
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錮殆於其陵南
北二部之謔唐之朋黨始於李宗閔賢良之對 本
朝元祐黨籍始於與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
若不足憂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

有此然粗見端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
僭之誅不忍自為緘默惟 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
之所常行李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葉而下斯道不
明誦說相夸去本弥遠 國家 累聖傳授敦尚斯
文教風聿興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然後語
道者不涉於異端為孝者不至於無用茶惟 陛下
天縱聖性帝季高妙体斯道於已安行之賞不輕予
刑不遽施寬猛濟相無有駭政執中之博也喜怒不
私嗜好不聞陰寬尽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雖誰在
宮臨朝等嚴清閒之燕不見惰容謹之戒也清心省
事湛然凝靜物未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季也

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士夫之間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於上而士夫返諱言於下試考之十數年間章奏無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以為齊人莫如哉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何邪故凡士之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一切指之以為道李李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為

士夫由李以進所謂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為之也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為敵仇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為述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世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采主之昏而肆為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

從為害尤甚蓋為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於未
然而使天下不至於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可
以衆賢和於朝使國家不生於厲階今階下執其
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
無競向者猶止以虛言相譏訶而近者頗有其跡矣
臣愚欲聖慈詔明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
之見精白一意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
以消弭於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間暇及是特明其

政刑孔子以政刑為緩而孟子以政刑為先人或疑
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禮
為可忘蓋刑不修無以為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
惟陛下臨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回日
切今者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粗息外
則邊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騫之
秋可謂國家閑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治功當
此之時若復玩愒日文恬武熙視國之蠹弊為當然
以民之疾苦為細事置而不講趣了日前使一旦有
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
光陰豈不可惜仰惟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

太上皇帝在位最久 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
當世急務乃在慶曆三年 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
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
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也 是以士氣振作朝綱
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家法也 陛下垂意政
刑何事不奉 臣愚過慮猶竊有言政刑二端所該甚
廣無問內外皆在其中 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周
用之材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將手倍於農
人而趨耒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實繁問
食貨則國用既虛又非藏於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
困不能安於田里加賦之害莫甚於和買而紹興迄

輔之地斯民無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
甚於榷酤而行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
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墮墮遺種尚多安得不為
未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愁歎尚衆安得不
思預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易悉數未
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之謨如以為小康則真若無
事誠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為公平
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旨之聞一付有司動循
三尺然而四方冤獄尚多有之若無辜陷罪固當痛
懲詭法惠姦亦非令典 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
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

少思故每使儒臣治獄讞議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陰德重辟強劫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姦究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惟陛下惜此間暇故願陛下速為求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採孟子之至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世之所無苟且因循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繁瀆惟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乞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温州日上

臣仰惟 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亮陰端陰哀禮

兼盡稱天定謚博采衆說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

敢妄議 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

有慄不言是為欺天臣切見近降特旨揮茶為 太

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

不孝亡術又在遠外道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

近故龍圖告待制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

侍郎日增進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
中亦深自慨歎至於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
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攷之典禮稽之古誼本
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亂古制陰
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士宗司馬
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復論議僅得不廢配天
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弅建議孫
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吳敦復王侯劉寧止胡
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梓申先何慤楊辰莊必彊
李弼直皆是其議趙汝洙奏陳尤力 太上皇帝擢弅
為侍從汝洙為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霈獨不以

為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已橫加沮抑然猶畏
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遂寢其事
淳熙元年粹中以當時群臣所奏悉加銓次為 陛
下言之繼蒙睿旨下之禮官國子司業戴幾先兼權
禮部侍郎力沮其說而言無經據粹中又進闕異一
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臣詳叩粹中言幾先本不足
以擢大事蓋嘗密言於執政以為 太上皇帝萬壽
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 大行太上皇帝方將
祔廟維其時矣 陛下親承付託以 太祖皇帝七
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所進一書
申命討論正 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群臣之說定

我宋宗廟之祀省有司增室之後為萬世不易之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寔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奉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貼黃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闢異等書又有雜說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付錄副本乞降勅旨取索謹繕馬投進

臣伏以宗廟之事事大體重不敢聞於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

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

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於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知温州被旨奏字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重統統萬機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為當先立乎其大孔子於魯則先三家於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為蓋莫先於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於恢

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教
存焉不可以疆為也高宗立國於兵火擾攘之中保
全東南兼愛南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 壽皇 壽
皇即位之初慨然有志於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
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為正矣 高祖年高厭
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而傳
之 陛下 陛下念 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播遷
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勲憤夷狄亂華之久軫遺黎陷
溺之深今日之事豈復有先於此者臣在遠外固莫
窺廟謨之秘若自登極以來詔令為民以下所以戒
飾士夫警策將帥皆足以感動人心今講蒐田之法

人固已知 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 陛
下好兵亟戰挑疆隣開邊釁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
也誠願 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旦旦而思之歲
歲而圖之 陛下果篤志於此祈上天之助順則畏
天之心益謹望 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益篤
思款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歡則事親之孝
益至以至款圖外攘必務內修則政事日以奉款謀
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
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儲蓄無以奉大事則用天下
之財必儉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任使則諛諂面諛凡
可以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

事機則宴安嗜慾凡可以傷吾之主者不戒而自定
边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動
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还天意悔
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響應則大計
可率予以摠高皇之宿憤焚无上之龍庭奉萬年之
觴為重華之壽而後 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
大恥雪矣若非及今而圖之事機之未豈能一日之
力而得此哉臣區區愚衷犯分進說惟 陛下裁教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田之法民生
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

法壞流弊歲久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為世業
而出其租賦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
什一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權
貨之屬皆出於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
成礼所以養生古惟以沈湎為禁後世權之凡此數
者國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
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於上亦所以
抑制彙彊恐其專利以凌貧弱也為政者要當究其
本源而牟利則聚歛之臣不思大体竒請他比繁文
日增至于今日罔密甚矣搔手犯禁非所謂易避而
唯犯細民貪利法出姦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

之吏臨事唯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尽行必致生
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歎曰
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
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為國家建畫長策
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矜
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
甚可罪之人或有不体國家寬大之德於是教者更
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讐於見行條法之外
創意增添者惟陛下一切寢而行不甚者或懲其
忘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
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者或在

是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妄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
下徂於無事兵備寔弛壽皇聖帝長慮却顧外欲
為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歸州郡訓練禁兵
立揀中之額有路鈴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
未能盡為精銳而每州各有教百人可用之兵威令
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
故事月自按試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
兩軍夾戰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
者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

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於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沮其勇氣亦恐閱歲因循無所激勸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砲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旨下三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例判閱習於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在考功郎中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惧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國家以克授舜舜

授禹所謂三聖而守一道揖遜之盛超邁千古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巡東南報勤百為蓋十余年而後小康晚有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銳意有為虜情不測干戈相尋一人圖回於上臣民寒心於下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經略之志不忘益勤萬機聖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慈歎化為謳吟姦盜為之帖息脫屣萬乘以授聖子二帝相傳體克蹈舜冠德百王皆以兢兢業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之運膺付託之重當共以視天

民之阜誠千載之一時也絳儀鉅典次第蒐奉又死
以為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虜使恭順
文恬武熙夫何為哉况仰遵 壽皇之訓日宴坐朝
孜孜聽政講論經理篇帙有加為臣子者何以仰贊
聰明然區區愚衷不勝憂君憂國之心以為無堆之
世易於因循比如人之身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動
知戒謹固有疴羸而壽考者彊壯之人未必無病血
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
所懼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
無事實 陛下愛日之時也改元之初 三宮徽號
之儀長秋冊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

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於治道姑緩於施行務求實
效無事虛文軫未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且
且而圖之使事事有備先為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
以保盈成之業於無窮天子之孝故復有大於此者
乎

論沅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既迫替期誤蒙 陛下收召
使備卽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沅徙之民日
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流
散去歲旱禾成熟人心宴然螟蟲為孽所損不多晚
晚禾未登偶缺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沅散不已州

郡既為之減放苗米招耒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為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最為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沉民乃自河北而耒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養委曲周尽迨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做行而之古者徙民寬鄉其徙心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沉民扶老携幼顛頓道路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戚知識以為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僥倖萬一未至淮上其狼狽於道者已多至而失所則老弱轉手溝壑壯者不為盜賊則或為跨淮姦人誘略北去以為奴婢無復

生還之日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與念愚民早賜處分行下兩淮運司師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依未能自還者聽其自便苟無所投告願歸而不得者量給糗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事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遷其願備伍者欲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處置救於瀕死之際其所以收民心而鎮邊服者於是乎在條目聽其自為俟事定各以給貸招撫之教申開廢幾官無重費民無知之民不致陷於飢餓之水火矣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船塢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徒費

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為甚多貽害公私者不可不去也
溫州有造船塲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 高宗南
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缺而良材具
販自處過溫以入于海者衆於是置船塲立抽解是
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既盛而漕計有余州郡係省
之錢可以支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
爾後本司自有船塲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船
足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係省
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版月削每年止造
十舟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故其所謂益於官者不過
十舟若就辦於本司及近地之船塲不甚費力請言

溫州之為害者監官初止一員繼增其一已而又增
遂為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同
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船
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植取於客
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鉄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末
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既不
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復攬載
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犒給之費少或半載
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沉破之患此其官司
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稍
工輪該亦嘉縣有田產船戶每船所用水手則泛差

諸縣瀕海之細民為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
人業時為茲追擾迨遍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
以雇人之直納於稍工始得脫身萬一舡敗於海上
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元差水手勒使填
還間亦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
一名除追呼膺官之費錢之實及稍工者夫止六貫
有奇遂奉一歲之數官為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
又恐吏輩久復擾之尽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
焚于公庭海頻細民始得息休然此司不罷終為勞
費而於漕運無甚利害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聖旨行
下轉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漆

差之俸听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軍其
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抗官兼之既無造舡之用
則客販抽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費息百姓之追
擾少助人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貼黃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舡工料官兵請
給衣糧起發等為錢三千六百貫有奇米七百
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伏乞 睿照
轉運司若以為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官兵
請給衣糧外如丁錢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賣量
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舡之費

臣聞刑罰所以懲姦也然聖王用之本以弼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也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卜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以然唐太宗時自張蘊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上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辜入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兢兢深文非有使之然畏罪故爾倘一

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鑑也壽皇聖帝事事寬恤尤謹於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王弗大理少卿陳良翰於罷其餘即官寺官各鑄一秩天下咸以為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兢兢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月壽皇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異歎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

哉其聽朕命毋忽太哉王言過於太宗遠矣自時厥
後刑為之平逕者科奉之弊太甚甚欲革而去之蓋
不止上之人之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
情則若可恕在貢奉條制則無所逃有司定罪太輕
至勤審斷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衆論無不稱快
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蓋自陛下龍飛之初覃霽所
及與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四方日有幾措之
望此雖至公之奉終是罪其刑輕况復罰自近始官
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下及刑考之胥無不責罰固
足以懲姦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恐或有便文自
營之心則讞議之際寧免傳致深文以圖自免者唐
太宗以仁恕為先 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
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無尚嚴之心而天威所加
事迹相類或恐未免有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
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對奏事無路自達敢因轉對傾
心獻忠欲望睿慈深加矜察鑒太宗之咨詢休
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
意特賜處分或未欲顯頒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任國監司業

臣某準紹興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即官館職各條具時政缺失聞奏臣備數李省自覩雷雪之異竊考究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

託卽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
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 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
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
消弭之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
變發於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
尺童子亦知其為災異此天意之彰彰也 陛下發
德音訪缺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雖見之行
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 陛下
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 臣請言其大者
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稍
先時猶未為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驚疑至於
庚辰之朔脯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
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
增積寒氣疑列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
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
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於告語惟
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彰明覓時
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氛侵陵乃至於此此
不待屢教而後可知惟 陛下聖明默會天意
防微杜漸曲軫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

明之湯之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詛
夫與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不能
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變而反致勃興也宣王
中興大雅以雲漢為首竊嘗考之止言靡神不
率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且
無悔怒若歸過於百神者蓋宣王之意以為祀
事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致此者必由於
我其克責之深又過於成湯反己之切乃見於
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

實始於此臣願 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
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
致成反己祈以上應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
今日之異適當為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 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
甚聳叱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 陛下他日或
過於剛嚴聖季日新高明柔克一於仁厚動以
仁宗為法率循壽皇之訓天下涵泳聖化實宗
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為德君以
法天為先臣願 陛下體剛健以為本而以仁
厚行之剛則不為物所移健則不為慾所急杜

請謁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
放鄭聲則君德日隆於上朝政日清於下而治
效見矣大抵疎遠之臣惟愿陸下之憂勤親
密之臣惟愿陸下之逸樂憂勤則出枉必達下
情得通而膏澤及於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
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陸下自雷雪之變
且憂形於色宵旰具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
皆功近於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
苟日謹一日雖肅肅宸襟泰然淵靜鑑明以
照百官其視宴游之惑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
為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為應天之要

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為盛際陛下所願取法
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
最以言路之通也大旨奏事或旨於首肯內廷
請謁未危於付外然崇獎直臣妙選臺諫一言
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教都尉李瑞之貶
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之愛也遂
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為其親近此
衽席之事也立舍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
此其所以為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弗及也
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
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銷沮無

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
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
攀援有出於法例之外者一陛下間亦有不得
已應之外庭有言隨與寢罷在陛下不為傷
恩而有司得以執法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
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司之守不
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為綱紀也臣願
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日
求言之切為心則治道不患其不奉矣
一臣仰惟 壽皇之治始終不渝 陛下得於親
傳臣觀 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

卓冠於百王者非止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
不以災異水患為諱聞之惟恐不早救之惟恐
不盡蠲放惟恐不多至於竭倉廩傾帑藏以赴
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 壽皇焦
勞於上有司奔走於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
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為中
都之備一時款用出聖斷排群議積貯為之一
空俟其事定收余隨足人心憂戴天意協佑旋
至農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 陛下畏天之威
紹謨烈過戒而惧不以為諱專法 壽皇力行
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不言者隨事之大小罪

之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 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 一特臣
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為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
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 臣三修玉牒因得考本
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未嘗以御筆處外事
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須親
灑是時蔡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為
書遂委京編次比蓋老姦相業之本也 徽帝
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
同列關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創御筆
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於京而書出於 徽

皇權歸於京而過歸於 徽皇時假制札作樂
之名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
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有朝間有執奏京欲其
必行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即
至竄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為之未至於
甚此其再相以至三八寵任既不及曰御筆一
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雖
欲支吾不可為矣敗國殄民尚忍言之此實萬
世之龜鑑也 陛下統畏恭儉固知萬無此事
然人主作事動為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
輕啓臣願 陛下一遵 祖宗之法戒歸有司

之守條章明倫勅皆有則加有非常之漸閭在
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
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於褻乃
所以疆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
四鼓一百三十餘震墻屋搖動簷瓦散墜人人
有覆壓之惧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機宜文字
李復言於帥臣胡宗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
多於盛夏今秋且尽震發非常終夜不息而又
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為規畫密諭守將嚴
備又以兵守龜川緩急相應援後九月剋果叛

攻陷城堡類有預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
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恐雷雪之為災雖不至
於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萬倍於青唐邊備未
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俯採李復之言申飭
諸道邊師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而為

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無所憂而不當充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
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冲然而甚微泊焉而
易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
要也人之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不
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於日用之間
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
怒之發端戒憂憎之私徇内外交養表裏如一則壽
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 陛下以天縱
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已得之 壽皇之親
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隆寬尽

下點涉之際惟議公是從是以朝行肅靜海內小康
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遘豫族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
有差其所謂中者臣竊蒙睿恩擢置柱下所當罄竭
以效萬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
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為本視所言動率務戒謹飲食
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所喜從而
喜之非吾之所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怒也
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偏萬機雖繁使百官有司各
任其職 陛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
以坐判聖心休休保合大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
隆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愆伏安能為吾之

惠哉臣言雖庸淺意則甚篤冀有益於清躬伏惟
陛下財幸

論郊廟之禮

清燕奏事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然事有
於古而又不宜於今苟得其說不可不陳也仰惟
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廟祀文所
命儒孝之臣博攷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於
令凡今日所行多出於此臣嘗恭觀神宗實錄元
豐六年有太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
雖不見於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
惟是特未見於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謂

郊祀致齋於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又太廟朝饗遂
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天興殿又太廟朝饗
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未盡爾其言曰有
天下者莫重乎饗宗歷攷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
於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宝之後用田同秀
言立老子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
先躬饗焉祝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
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雖論者以為失祀然攷其所
致齋之曰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
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
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礼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

而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礼於天吳殿繞齋一日爾其之不
太廟與郊宮前祀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天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奉上帝則齋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礼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臣日不然人空於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盖後世之失礼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可以為郊礼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饗並乞寢罷天吳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礼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灵一孟朝謁之礼庙饗致齋乞於

内殿車駕出次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庙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仕于朝屢祇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悉禁盖專致敬於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礼致齋三日於内臺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駮奔惟勤上下俱不得尽致齋之義又太庙行事極於跛倚幾至僵仆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齋於郊宮雖彊有力者亦苦於顛頓而肅敬之心衰矣臣竊愚所未安而不敢輕議得卿升之說敢採之以献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变礼之因列之於前以備採擇伏恐聖意謹重祖宗旧典不欲尽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齋断改定

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灵冬季孟享而於孟
享之日行朝享。天恩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於
當郊之歲或蒸或嘗親行共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
二者致齋並於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
之齋以事上帝。陛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
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考古驗今於禮
為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及
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它赦宥頒賚悉知旧
制革天室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天享廟之本意
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所甚
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至極者
也。臣區區愚衷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
條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
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
此則將交讐而不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
尔之讐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
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寃而士師實以生
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况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服遂至寃濫此先王所
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致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

刑罰為先嘗求其效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虛幾四十年則秋官
司寇之書極其詳隆三代以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
唐漢四百年始於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於太宗歲
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 太祖以不殺而得天
下 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 累朝仁厚度越千古
太祖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
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
來犯大辟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
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仁宗凡有疑

慮奏赦者率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長民心
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
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
論強盜則曰 太祖立法強盜贖滿三貫足皆處死
今強盜之法為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
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
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豈皆殺人者乎天
下愁冤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殺人者死蓋言
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則其他死罪
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詭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
律文諸強盜拾死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

唐元和之勅京兆府奉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贓無贓
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顛德之初應持杖行劫不
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判法日趨於
厚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為重不知其時正欲
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
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
繁乞秦裁有司皆詳處其當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
縱姦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
情近有乞奏裁之微悉以元勣始末案款繳甲大理
寺使之反復閱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疑是之然恐事
至太繁又從而講其說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

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
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收索本州元案并碎款一
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
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鹵莽之
罪廢幾間有寃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
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
尽取碎款者既得大体而於朝廷明謹之意益為詳
尽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奏案惟是蜀中州郡尽錄元情
碎款列於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尽乞下
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鑿板行下諸州

令依此式樣備錄碎款奏聞尤為幸甚

論君道難易由引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業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君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強虜恢復中元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為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群臣之朝與居

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采公議以用人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弥盜賊之變知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姦雄之心國象南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飾百司廢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陛下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為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下念茲在茲日謹一日則

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隨以奉矣臣之所
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為易事捨而弗圖難斯至矣
又况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當於人心能言者
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於施行則人心翕然何膏風
之愜草今之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必而
稽留不決迂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
下尤不為難古人責難為恭而臣願以為易非因不
同言各有當其為愛君之心則一也伏為陛下財幸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此者待罪左使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
敢受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

夕惴懼以俟謹何乃聖恩茲伴遂為負周章控辭既
不獲舍退慚僥冒黽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
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
勉竭以報萬一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
勝陳愛君愈切尤不可苟深思熟累不若求其至要
者宮之宗廟社稷之重四方萬里之遠繫於陛下
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
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却顧
若不能自已向者教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慮之
審天下之以為是者陛下終以為是公議之以為
當然者陛下終以為然方其未行人人顙望及其

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
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中和照臨百官是
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聖明保持此心終日
乾乾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幾不無游息
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諸思
翻閱章奏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
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
聖聰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
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為賑卹之備此真為人

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
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
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率無涯之衆而
欲仰食於公家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
官尽心竭力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
博施濟衆克辨其猶病諸况今州縣少有儲蓄倉悴
無以為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松江等處沆茅相望
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
或四散攘梢失撫御起為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頒
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徧及竊見松江諸州
尚有樁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腐相

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
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缺隣近
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候秋收日糶還今
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
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
為過况賑糶於急缺之時收糶於秋成之後既可大
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為經久之利惟 陛下亟
圖之

